

黎 阳 著



为你执着

新潮 深刻

消遣 愉悦

花城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为你执着

黎阳著.

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. 2002. 11

(花城凹凸系列)

ISBN 7-5360-3911-5

I. 为 ...

II. 黎 ...

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83506 号

责任编辑: 温文认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封面设计: 罗 丹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印 刷 广州市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(广州番禺市桥环城西路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9.5 1 插页

字 数 190,000 字

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8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3911-5/I·3188

定 价 15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编者的话

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人们的社会生活形态、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并不断发生着变化，其新鲜、深刻、广度以及多面性是过去没有或者鲜见的。文学如何反映它们，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大题。有鉴于此，本社组织到一批作家的新作，以集约方阵的形式，推出长篇小说系列“花城凹凸系列”，以期在解答这道大题方面有所作为。

凹凸者，矛盾也，男女也，又如八卦图阴阳鱼的寓意。本系列旨在反映新形态下现实社会的各种状况，包括男女情，涉及婚外恋、多角恋、名利恋以及各种各样的新潮时髦恋。但它决不是情欲之集大成，不是罗列与展览，而是试图揭示与描述新的社会生活形态、人的欲望如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、而变化，从而达到反映生活的目的。因此，情场、官场、商场以及其他社会层面在本系列中紧密相依，人性的真、善、美、假、恶、丑有较为深刻的揭示，可以说是新社会生活的小百科全书。

由于追求新，本系列的作者不仅有新锐或老辣的名家，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新人。他们在新生活中摸爬滚打，呕心沥血形成的文字，其新鲜、独特、深刻，新奇是值得大家探究一番的。在此，我们郑重地将本系列推荐给广大读者，让我们大家一起感受新生活，创造新生活。同时，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指导意见，使我们的组织、编辑工作更加精益求精，为文化积累尽微薄之力。

内容简介

宁佳美丽而有气质，在内地某市委宣传部当公务员，过着优雅的日子，却无法自持地爱上好友的男友唐朝。为逃避三角恋，出逃深圳。

深圳并不是遍地黄金。为了生存，宁佳艰难地周旋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。夏宇航年轻聪明、纯情善良；凌子涛成熟、事业有成，却“傻得外面彩旗没飘家里红旗倒了”。这两个男人执着地爱着宁佳，宁佳却执着地恋着唐朝。唐朝辞职到深圳，两人同居。唐朝自大、虚荣甚至虚伪自私的本质使他抛弃宁佳，转而去傍富婆冷峰。痛苦中，宁佳自杀，获救后又遭遇流产，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振作起来，共创事业。

在二十六岁生日宴会上，宁佳收到了二十六朵火红的玫瑰，禁不住泪如雨下……

其他人物如美貌精明的女老板冷峰、侠义热情的孙然、为爱堕落的“坏女孩”苏宁宁……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本书为“花城凹凸系列”之一。

生命里的感动（序）

张黎明

写序这样的活儿从来没有干过，没有干过也得干，因为这是为黎阳写序，因为我们之间曾经发生过很多很爽的事情……

很早的时候，其实也就一年多前，我们各自在网上游弋，我们还不认识，有那么一天，我网页上的“客厅”突然闯来了“想入非非的小语”，不知道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是男是女，或圆或扁。

“小语”一上来“我的客厅”就老朋友一样直呼我的名字，说知道我，说看过我的东西，还说我们俩的名字只差了一个字。我说这个“小语”好爽，想这可能是个女孩。

我们原先在客厅公开的一来一往，后来改为互发 email，“小语”字里行间很仗义很阳刚的，后来才知道这个小语就是写小说的黎阳，以前看过她的文章，她的小说充满理性与大度，很像出自一个男人的手笔。我想黎阳是个男孩。网络就是这样，男男女女虚虚实实让人很费思量。

那时候的我除了有一个自己的网页就一无所有，“小语”在好些有名的网站都发了文章，其网龄比我长。我那时刚刚触网，有各种各样的头痛问题，于是“小语”展现了诲人不倦的老师风范，教我如何寻找各种各样的文学网，让我走进更多的

文学网站。

再后来就是“小语”把手机号码e过来了，我也把家的电话号码e过来了，她给我来了电话，很爽的通了一次电话，大概有一小时。

原来这个黎阳是个女的，第一感觉是最准确的。电话里，她把工作单位、年龄性别、婚姻爱情等等状况，以及她来自山东全都说遍了，好像我是个查户口的。幸好和她说话不累，这女孩不造作，张黎明张黎明的喊我，喊得很爽。我喜欢。

后来，我们就在深圳的某一家书吧里见了面，用不着特意的介绍，我们一眼就把彼此给认出来了。

很清纯的女孩子，长相，打扮，披了一身的白色，留了学生时代的直发。就是头发染了点时尚的颜色，好像一身的白就为了突出头上的那点点亮色。

这是我第一次和网友见面，像我这样不喜交际和应酬的人也有和陌生人见面的冲动，连中学生的女儿也感到了惊讶，哗啦啦的叫：你要和网友见面？我说不行吗？你以为你们中学生才可以和网友见面吗？因为对妈妈的网友太好奇，见面的后半场，女儿和我的侄女全都来了。黎阳就像一个大孩子，与两个小女孩子嘻嘻哈哈地打成一片。

我们见面说了什么？互相的作品，我的《非常美丽》她全看了，她说她也在写一部长篇，一部都市人的长篇。在图书馆对面的书吧谈文学谈各自的作品，在这样的一个城市，一个似乎不怎么热衷文学的地方我们很自然地谈论文学了，很久没有和人谈文学了，你说爽不爽？

除了文学，我还要提一点，她的个子很高，有点做模特的料子，一问果然如此，模特曾经是她的梦想之一。也许北方的高个子太多了，不显，但在我们深圳的矮个子堆里很显也很

爽。她从山东来深圳，我本来就是深圳的，她很乐的叫：深圳的土著！哦哦！她以为土著都是些富得流油，有好几部车有好几套房，靠收租过生活的人。

那全是小品里面的人物，可不是我，也不是我周边的许多老深圳。

过年的那阵，她忙乎乎的，一边工作一边在弄自己的稿件，年前回山东的火车上给我来了电话：我在回家的火车上。呵呵，给你拜个早年噢！过年的日子里，一开信箱，还是她的贺年邮件，很夸张的一只动物，问候我新年快乐。

她就是这样一个很爽很爽的人。每一次见面都很爽的笑，很爽的直呼我的大名，大体上年纪比我小，网络上认识的，大都喊我“姐”，可她就是直呼其名。

朋友说，怎么回事？我说很好！直呼其名的好，我就喜欢直呼其名。

她原来在电视台工作，后来又转成了网络编辑，她本来就忙乎乎的，转了行就更忙了，总让人有种争分夺秒的感觉，也许因为忙，有的时候，她说过的事情会忘记，说是要e给我个什么东西，老半天也没有见。有的时候给她打手机，话筒里钻出一个好像从冰箱里出来的冰冷声音，原来是录音的，我赶紧关了。都市人都有这样忙忙乱乱的毛病，可改变不了她那份很爽的真情。

转回来还是说说这部小说。

她的这部《为你执着》初稿完成后，她给我e来了，我一口气的看，她的语言很活！鲤鱼一样能够弹起来的活！整部小说最棒的是一种新鲜的语言和都市生活，让你咋惊咋喜，我毫不掩饰说自己喜欢这种很爽的语言。

像凌子涛看到因为一首歌而泪流满面的宁佳，他不知道这

歌让她想起了什么？或者说她自己有什么难言的心事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每次来酒吧差不多都能碰到她，总是守着一杯红酒，一个人静静地坐着。她流泪的样子让他心疼。他们有一段对话：

我可以帮你吗？

可以，帮忙就是你什么也不要问。凡人都有心事，你我又怎么例外？

哈哈。

不对吗？

对，对极了。凡人都有心事，神仙也不例外啊。宁小姐，喝杯酒，认识你很高兴。

谢谢。

又像出车祸的那一段里——

进来的夏宇航心里一动，笑着说谁不让我开车了？我这不是还没有死嘛。宁佳，你还哭了？多大的事儿啊你还哭鼻子。没羞！夏宇航蹲下来刮了一下宁佳的鼻子。

谁哭了？

你没哭啊，我又没死你哭什么啊？

你不要这样子说。

好，我不说了。

还有许多，比如——

宁佳知道凌子涛在看她，不仅凌子涛看，迪厅里一些男人的目光一直盯着她，像苍蝇一样。宁佳要的就是这种感觉，她自己太有表现欲了，她就喜欢人们的眼光追随着她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自

已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女孩子，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子。自己还是一个拒人于千里的女孩子。

就像玫瑰一样，外表好看，刺在里面。

还有一些描写不但生动而且真实可信的细节，像宁佳做人流的那段——

把腿张开，快点！

一切都来不及准备，一切都来不及叫喊，一根凉得像蛇一样的器具就伸入了宁佳的下体，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往里延伸。把最脆弱最敏感的地方全部挑起来了，揪着心往上挑着。

这种感觉太痛了，痛得让你一辈子都不想那件事情。

太痛了，痛得揪心揪肺，无边无沿。宁佳忍不住叫了一声。

忍着点。胖医生看了她一眼。

宁佳就用嘴咬住自己的衣服，后来她就晕了过去。

整个过程只有五分钟，这五分钟却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，器具无情地在她的子宫里、在她的心脏里、在她最敏感的部位搅动。每动一下都疼得她大汗淋漓，两只抓住床帮的手都快掐进木头里去了。她的泪水和着汗水一起淌了下来，然后自己就陷入了无边无岸的疼痛里。她再一次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，胖医生已经摘掉了她那双一次性手套，用冷冷的目光看着她说行了，你可以起来了。

宁佳步伐艰难地走了出来，她的脸上还滴着没有擦完的泪。身子也没有从疼痛之中恢复过来。一个好心的女人见她这样子，就说你爱人呢？她想了一下好像明白了什么一样，用手来扶住宁佳说叫辆车吧？宁佳报出了一个手机号码对那个女人说，你帮我打电话行吗？我爱人他不知道。女人就拿了自己男人的手机一边打一边说，是不是他不同意你流产啊？如果是第一次怀孕最好不要流，不然以后怀的孩子就不聪明了。

宁佳靠在那儿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掉了。

这些细节很细很冷，大多女人都会写出这样细腻的东西，可是冷酷就少见了，这些细节透现着无法解释的悲哀和冷酷，含藏了那些以性以身体以隐私为先的作品无法比拟的深沉，想不到黎阳也有这样的一面。

又比如——

失恋的日子是让人褪皮的日子，找工作的日子是变成老鼠的日子。

自从来到深圳，宁佳对这儿最熟悉不过的应该是人才市场了。宝安北路的人才大市场 and 罗湖区人才大市场，还有什么女子就业市场等等。宁佳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挨个的来到这些地方，买一张门票，挤在那些若干求职者中间，挤得她头发散乱两眼无光，等到求职者大都走得差不多了，宁佳才拖着疲惫的身子离去。哥哥家住在繁华的华强北，但不是什么大厦或者说花园，只不过是一套四十多平方米的单身公寓而已。这样的单身公寓还用三合板隔出一间小小的房子来。宁佳就住在那儿，像个蜗牛一样住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。这样的情况让疲惫的宁佳不愿意回家，无论多晚多累她也不愿意马上回去。

她喜欢背着包慢慢地走在路上，深圳的各条马路灯光温和，两旁的绿化带点缀着各种盛开的鲜花。这样的马路太好了，太可爱了。宁佳觉得这些马路就像一位慈爱的母亲，她收留着任何一个失意与落魄者。在她的身边、草地上、天桥上，或者说路边，总会碰到这些人，有三两个一起的，也有一个人呆着的，他们在屁股下面铺一张报纸就心安理得地坐下去躺下去，男人躺得呈大字，有些不管不顾，女人蜷缩成了一只虾米，睡姿有点儿让人怜惜。深圳的楼那么多深圳的地方是这么的大，却没有一个属于这些人的地方，暂时没有，他们只能坐在马路上；坐在草地上。坐到能找到一个属于他们的位置为止。

宁佳也坐过，无论坐多晚她始终都要回去的，虽然那儿只是一个别人的家。宁佳在帝豪酒店前面的草地上坐过；在华强北的新世纪酒店旁的草地上坐过；在女人世界对面的木椅子上也坐过。有时候能碰到几个老乡或者说同病相怜者，有时候也能碰到性骚扰者，他们总是用一种像老虎一样的目光看着她，等他们明白了宁佳不是那种女人时他们的目光就更加变得污秽起来。宁佳感到不可思议之外更加的是失望，难道在这儿性爱真的是一次性的？两个不相识的人只是为了生理上的需要而完成一次带套的交易？

这样的对话和叙述比比皆是，活蹦蹦的跳动，扎你呛你，这样生动的对话是想不出来的，我和黎阳在一起的时候就常常被她的这种生龙活虎的话逗乐，这就是黎阳的语言，现在不过看到它们变成了文字而已。

我想，我也不再举例，一本书摆在这里，随便翻就能翻出许多。小说的艺术其实就是语言的艺术，黎阳的语言让你感到实实在在的生命，感到实实在在的都市生活，这的确是一部真实的都市小说。主人公宁佳，这位从外地来深圳闯荡的女孩，经历工作经历爱情，很普通也很执着，也很真实地向你走来。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女孩，黎阳把她们变成了自己的人物。

在这个纷扰的都市里，我们从心里期待一份爱情，并为此动容而涌出泪水。这部小说里的凌子涛是一个事业成功的男人，他也有自己的爱人与孩子，可是见到宁佳以后，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，爱了。他爱得很执着而且很不洒脱，他不能像其他的男人那样做到家中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，对于不经意伤害的宁佳，他一直心存愧疚，所以才会不顾一切的想要挽回。

我是不轻易感动的人，但在这部小说里，我为苏宁宁、为凌子涛、为可爱的让人想哭的阳光男孩夏宇航，而涌出了感动

的泪水。他为了等待一分爱情，一直执着地追求，就算最后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希望的时候，他还是不愿意放弃。

小说来源于生活，黎阳是一个善于观察生活的人，而且她还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写作者，她写服务员、老总、修鞋老头、超市里买菜的老太太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像《寻找随心所欲的女人》，她站在理性的角度剖析了某些成功男人的无奈及寂寞，像《DISCOUNT》里，她把一个老太太那种占小便宜的心态写得活灵活现的：原来是打折的店啊，还起这么一个洋名儿。真是真是，旁边的老太太一边感叹一边往小袋子里装水饺，这儿的水饺不论斤论袋子买。只要把一次性袋子装满并能扎上就是六块钱。那个老太太两只手扯着袋子装，因为力气大，袋子已经绷得紧紧的了，有的地方还裂了口。

总之一句话，我喜欢与黎阳聊天，我更喜欢读她的小说。

2002年9月21日于布心花园

她的歌让人想起抽烟的女人，有点儿沧桑，有点儿失意，又有点儿执着。

宁佳手里夹着一支褐色摩尔，坐在深圳的酒吧里。在她的面前坐着一个中年男人，他正专心致志地盯着眼前的大屏幕。

他们坐在一张桌子上。一分钟前他们还不认识。

现在他们认识了。宁佳知道坐在自己对面的中年男人叫凌子涛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，执着，为谁？

也许是为一个城市，也许是为一个人。

在酒吧里，一个男人碰到一个女人。在深圳这地方太正常不过了。宁佳经常碰到要请她喝酒的男人，这些男人像猎人那样来酒吧搜索猎物，他们睁着眼睛拿着酒杯做掩护，盯住了他想要的女孩子，胆子大些的男人就走到她的身边说，我可以坐下来吗小姐？胆子小些的男人就让服务生给她送一杯酒，征得女孩子的同意他才过来。

凌子涛属于后一种，只是他没有给宁佳叫酒或者说咖啡，而是送了一杯橙汁。宁佳对这种情况已经见怪不怪了，所以对凌子涛的到来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。

台上的歌手在模仿田震，她穿了一件镂空的长裙，头发披下来半个，猛一看还真有那么点味道。

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，孤独拥有我左右，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，是我无限的温柔。每次面对你的时候，不敢看

你的双眸，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有多少泪水哀愁。不管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，你的爱总在我的心间你是否明白，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漂泊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未来的执着，拥抱着你 OH MY BABY 你看到我在流泪，是否爱你让我伤悲，让我心碎，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，纵然使我苍白憔悴，伤痕累累。

宁佳摇晃着腿跟着唱：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漂泊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未来的执着。

不知不觉中脸上已经爬满了泪。

凌子涛看着面前这个因一首歌而泪流满面的女孩子，他不知道这首歌让她想起了什么？或者说她自己有什么难言的心事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每次来酒吧差不多都能碰到她，总是守着一杯红酒，一个人静静地坐着。

她流泪的样子让他心疼。

我可以帮你吗？

可以，帮忙就是你什么也不要问。凡人都有心事，你我又怎么例外？

哈哈。

不对吗？

对，对极了。凡人都有心事，神仙也不例外啊。宁小姐，喝杯酒，认识你很高兴。

谢谢。

这是一个有点味道的男人。

这个人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很英俊潇洒，甚至是风流倜傥。当然现在他也不算老，最多四十二三岁的样子吧。宁佳一边打

量着凌子涛一边在心里想。

强烈的的士高响了起来，有点儿猝不及防。宁佳的耳朵好像被音乐震晕过去了。凌子涛说了好几句话她一点儿也没听到。宁佳就冲凌子涛一笑，一边往腰里系衣服一边晃着往的士高走去。

凌子涛不跳，他觉得自己这种年龄已经不适合跳的士高了。不像眼前的女孩子，那么青春逼人、那么朝气蓬勃。

凌子涛一边喝酒一边打量着宁佳，他觉得自己是喜欢她的，从第一眼见到她就有一种控制不住的冲动。他想不出把这样的女孩子搂在怀里会是什么感觉。她的腰那么纤细，纤细得好像一只手就可以握过来。凌子涛看着宁佳的腰，脑子里却不由自主的想到自己的老婆。她那和水桶一样的腰在凌子涛眼前晃来晃去，别说搂了，看了就有点恶心。真的，凌子涛记不起自己有多长时间没有搂老婆的腰了，多长时间没有尽老公的责任了。每天回到家里就是听她唠叨，烦都烦透了。

宁佳知道凌子涛在看她，不仅凌子涛看，迪厅里一些男人的目光一直盯着她，像苍蝇一样。宁佳要的就是这种感觉，她自己太有表现欲了，她就喜欢人们的目光追随着她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自己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女孩子，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子。自己还是一个拒人于千里的女孩子。

就像玫瑰一样，外表好看，刺在里面。

宁佳一个人在疯狂的音乐中放纵着自己。好久了，自从来到深圳，她就迷恋上了这种地方，手里夹着烟，面对着一杯红酒。

这样的她是有点儿孤独的，可是，不来酒吧她又上哪儿去呢？这么大的深圳没有一个让她停留的地方。对于那个临时的

家，别说回去了，一想到就怕。

宁佳满头大汗回来，发现凌子涛还没有走。在她的位置上已经有了一杯冰冰的雪梨汁。对于凌子涛宁佳也是不陌生的，他们在酒吧里已经碰见过好几次了。他一个人，她也一个人。而且自从第一次见面后，每次都好像约好了一样。用凌子涛的话就是缘分。

宁佳喝着冰冰的雪梨汁，坐在那儿有一句没一句地与凌子涛聊天。

我觉得你挺像我的一个朋友。

宁佳宽容地笑了笑，现在的男人都这样，都不能例外的免俗。

· 宁小姐刚来深圳吗？

叫我名字，叫小姐听起来很别扭。

在南方都这么称呼，很多东西和内地不一样的。



我不是内地来的，我是本地人。

● 凌子涛笑了笑说我看不会错的。小姐，不，宁佳。你来
● 深圳可能没有一个月？

你怎么知道？厉害！宁佳弯了弯大拇指。

不行了，现在已经老了。年轻那阵子……

老了吗？看起来你很年轻啊。

凌子涛一笑说老喽。

年龄不是问题，最重要的是心理，心理年轻人就年轻。比如搞文艺的人活的就比普通人快乐，因为他们的心态年轻。

你说什么？

两个人因为是在的士高里，所以说起话来就有些费劲，后来凌子涛提出到外边的露天吧去。

露天吧里已经坐满了人，小姐费了好大的劲才给他们找了